

【研究討論】 Research Notes

**明清冊封使別集中琉球史料舉隅**  
An Illustration of the Envoys Bestowed upon the  
King of Ryukyu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

王菡  
Wang Han\*

---

\* 作者為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研究員。

## 壹、前言

琉球，即今沖繩島及其附近島嶼，處於九州島與臺灣島之間，與中國的交往，可以上溯到公元七世紀。自明朝以來，交往更加密切，每逢琉球新國王即位，都有請封進貢使，到中國請求派遣冊封使，前往祭奠、冊封。據統計，明朝曾有十七次、清代曾有八次向琉球派遣冊封使。永樂年間尚無冊封副使記載，自宣德二年（1427）以降，均以正使、副使共同出行。自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陳侃返回後撰寫《使琉球錄》，以後每次冊封使回國後，都要將出使經過和琉球國情寫成專門報告，存留至今的有《使琉球錄》、《琉球記》、《中山傳信錄》等等。以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品為主的各種關於琉球的文獻，近年分兩次結集影印出版，名為《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》及《續編》。這些專門報告，既有向上彙報的意義，也有留作以後出使參考資料的功效。至今，研究琉球歷史，研究琉球與中國的交往，這些專門報告，依舊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。

出使琉球的冊封使多為進士出身，總計明清正使副使至今得其名姓者四十五人，尚有別集存世者十一部。這些別集中，常常保存出使時所作詩文，生動細緻地記錄了琉球地方風物民俗，比專門報告更加具體，是專門報告的補充，是研究琉球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。以往對冊封使研究，較多關注其人傳記及其歸國後專門報告，尚鮮對其別集資料進行全面揭示。筆者盡力查找各圖書館所存冊封使別集，以便獲得琉球研究新資料。現在已經得知尚存一部明人文集，十部清人文集。其中明代郭汝霖文集原本存浙江省圖書館，今採用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影印本；八部清人文集存北京國家圖書館（其中數種北京大學圖書館、復旦大學圖書館、上海圖書館或科學院圖書館亦有藏），另二部一部存上海圖書館，一部存首都圖書館。由於筆者見識有限，倘海內尚有存者，願聞賜教。

## 貳、明清冊封使別集簡敘

### 一、明郭汝霖及其《石泉山房文集》

郭汝霖字時望，號一厓。江西永豐（今江西吉安）人。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）進士。《明史》記載，<sup>1</sup>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派吏科左給事中郭汝霖爲正使、行人司行人李際春爲副使。爲冊封使出使琉球，在福建準備舟船、給養時，遇風向不順，未能及時出發，三十九（1560）年時琉球國王曾遣使至福建，要求遙封，不允，四十年（1561）郭汝霖等人乘船至琉球，冊封琉球國王尙元，回國後著《重修使琉球錄》。《四庫全書》將《重修使琉球錄》入存目書。<sup>2</sup>

郭汝霖有《石泉山房文集》十三卷，浙江圖書館存明萬曆二十五年（1597）郭氏家刻本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<sup>3</sup>據之影印。每卷卷首落款：「吉郡永豐郭汝霖著/後學長洲金士衡校」。金士衡，字秉中，長洲（今江蘇蘇州）人。萬曆二十年（1592）進士，授永豐知縣，事跡具《明史》本傳。該文集前五卷爲詩集，後八卷爲文集，即各體雜文，如書簡、奏疏、序、記、碑文、跋、傳、墓表、行狀等等。詩集部分多首詩與琉球有關，如受命離開京城時的感想「奉使琉球出都門」，其中曰：「垂紳青瑣闥，祇役閩海東。崇朝出都門，行珮何匆匆。皇心布美澤，四夷悅來同。玉帶橫我腰，麟袍華我躬。親知餞我酒，輿台控我驄。」特別是有寓琉球時所作詩，如「書扇別中山王」詩，還有「封王十詠」等，幾乎記錄了他任冊封使以後大部分歷事。文集部分亦有「辭琉球王宴」、「辭琉球王贖金」書，卷八之首，即「刻使琉球錄序」，該文與今存抄本之首的「使琉球錄序」文字幾乎完全相同，僅是標題中「刻」字的區別。卷九還有一篇「使事小紀」，記最初朝中

<sup>1</sup> 見《明史》卷三百二十三《琉球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）。

<sup>2</sup> 見《四庫全書總目·史部雜史類》。關於館臣將此書作者著錄之錯誤，以及《重修使琉球錄》的版本問題，筆者曾有〈《重修使琉球錄》的作者與版本〉一文進行考辨，刊於《2004年地方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6年）。

<sup>3</sup> 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7年）。

欲遣吳某爲使，吳氏畏懼不肯前往，才又派郭汝霖爲使；諸親友憂慮重重，郭汝霖以國事爲重，不以危難爲慮；至福建，倭寇來侵情勢緊急，遂整修船隻給養，至嘉靖四十年（1561）始成行。此文可補《明史》記載之簡略。文集中還有一些相關奏疏及爲李際春《星槎錄》所作序等。今未見李際春《星槎錄》，因郭汝霖之序尙存片羽。

## 二、清代汪楫、徐葆光、趙文楷、李鼎元等冊封使別集

### 汪楫《觀海集》

汪楫（1636-1699），<sup>4</sup>字舟次，號悔齋。安徽休寧人，後寄籍江蘇江都（今屬江蘇揚州），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應博學鴻詞，召示列一等，授翰林院檢討，纂修《明史》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爲冊封正使出使琉球，曾出知河南府，官至福建布政使。在琉球時設法購得《世續圖》，<sup>5</sup>歸來後撰《中山沿革志》、《使琉球雜錄》，《冊封疏鈔》<sup>6</sup>等，爲研究琉球史重要資料。另有《悔齋詩》六卷。事跡具《清史列傳》。<sup>7</sup>

汪楫著《觀海集》一卷，<sup>8</sup>內中爲出使琉球所作之詩。雍正年間刻本，每半葉八行行十九字。卷首有徐用錫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序，從序文中知《觀海集》之刊刻並不順利。汪楫自琉球歸國後十幾年辭世，《觀海集》當時並未刊刻。序曰：「康熙己亥，家編修葆光奉命副冊封琉球使歸而著《中山傳信錄》六卷，……去年秋，先生之孫墳祓江械先生《觀海集》見示，以先生舊刻《悔齋集》、《山聞正續集》皆未通籍時作，通籍後僅刻《京華詩》，而此獨後者，以中有微文諷切之人，恐引尤詢其先尊，因命姑緩之。今無所嫌而急於開雕者，以當日爲其第四從父金華君手付屬刻，春間不幸下世，卒

<sup>4</sup> 卒年依據柯遇春《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》（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。

<sup>5</sup> 可參見王士禎：《池北偶談·琉球世續圖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。

<sup>6</sup> 此三種見於黃潤華、薛英（編）：《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0年）。

<sup>7</sup> 王鍾翰點校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）。

<sup>8</sup> 北京國家圖書館存此雍正刻本。

以成其志也。」由於不願意引起人事誤解，汪楫生前不急於刊刻《觀海集》，至汪墳時，家中長輩漸次凋零，《觀海集》之刊刻頗有緊迫之感。且汪楫出使琉球，係清朝立國以來第二次出使，並促成琉球繼明代重新開始向北京太學派遣留學生事，<sup>9</sup>在當地影響深遠，所以徐用錫之序文又曰：「《傳信》所載，先生自琉球歸近四十年，其國於先生改訂之禮義不敢愆忘，先生所許可之詩，僧宗實年幾七十尚頌先生之篇章不去口，其朝端之金紫大夫阮君維新猶溯源於先生奏許留駐讀書，故送別朝使之詩，惓惓自白，其為中朝之太學生也。……祓江與余交最久，雖細事必有始終。好古嗜學，東南之名流多與之遊，其於先世之澤勤篤如此，則念修可知，皆余所嘉尚者，蓋先生之詒謀遠矣。雍正癸丑長至下相後學徐用錫書。」祓江，汪楫孫，名墳。徐用錫（1657-1737），字壇長，一字畫堂，號魯南。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進士。有《圭美堂集》，<sup>10</sup>此人乃徐葆光親屬。由序言可見，汪楫等人冊封活動，無論是朝廷禮儀，還是交往詩文，琉球當地朝野均念念不忘。《觀海集》僅一卷，包括從接受敕令，向福建進發，及在琉球停留期間所作，內中登陸琉球以後詩詞不足二十首，似甚缺略，恰好與汪棟為徐葆光《海舶三集》所作跋文曰「棟聞方伯公（按：指汪楫）在琉球有球陽竹枝詞百首，述其土風海物甚備至，詩歌亦篇帙繁富，惜未經刊刻，抄本流傳，四五十年之間，片詞餘韻，僅在人口」之語相合，說明汪楫是作多有散佚。

### 徐葆光《海舶三集》三卷及附錄

徐葆光（1671-1740），<sup>11</sup>字亮直，號澄齋，江蘇長洲（今江蘇蘇州）人。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）進士，官翰林院編修，史稱「葆光才品為館閣冠」。<sup>12</sup>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）作為冊封副使與正使海寶渡海至琉球，翌年返回。歸國著《中山傳信錄》，今存康熙六十年（1721）刻本及後來道光、光緒年重印本，現影印本多據之。另有《二友齋文集》十卷、《詩集》二十

<sup>9</sup> 可參見王士禛《池北偶談·琉球入學》。

<sup>10</sup> 參見柯遇春《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》（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。

<sup>11</sup> 卒年係據柯遇春《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》，按《清史列傳》卷七十一記，卒於雍正元年（1723），享年五十三歲。

<sup>12</sup> 見《清史列傳》卷七十一。

卷、《海舶集》三卷。今北京國家圖書館存康熙年二友齋刊刻詩集僅為《中山傳信錄》後附贈詩一卷。

雖然文集、詩集難覓全豹，但《海舶集》三卷尚存天壤，即上海圖書館所藏雍正刻本《奉使琉球詩》三卷附詞九首序紀三篇，<sup>13</sup>該書目錄及版心均作「奉使琉球詩」，而扉頁題「海舶三集」，鈐「二友齋」印記。三卷為《舶前集》、《舶中集》和《舶後集》。「舶前集」記自受命以後赴熱河請訓及赴福建途中見聞，一百三十四首；「舶中集」記航海及琉球國事，一百九十八首；「舶後集」記返國復命諸事，七十三首。其中「舶中集」最當重視。<sup>14</sup>該書曾為柳亞子收藏，扉頁之後有署名柳棄疾<sup>15</sup>民國年問題識二則。正文首有同年杜詔、五峰樵人李果兩序，後有汪楫親屬汪棟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跋文，對該詩集刊刻始末敘述甚詳。杜詔雍正九年序曰：「先是汪檢討楫使琉球，歸作《中山沿革志》，僅購得琉球世續一圖。今君至中山，既冊封禮成，乃能按其圖籍，考其山川疆域，咨訪其大夫士民。凡朝廟燕饗之禮，衣服飲食之制，與凡土俗民風，搜羅薈萃，著為《中山傳信錄》，較之舟次所編，倍加詳核，為不失古使臣廣人君耳目之意。而是詩所紀，又復與之互相發明。予是以知君才實足以光我邦家，無忝君命也。」以序中提到徐葆光「命予為序」之語，當是徐葆光此時仍在世，《清史列傳》或誤。<sup>16</sup>汪棟跋文以汪楫琉球詩詞未能及時刊刻而不得完整流傳為前鑒，極力促成《海舶三集》付梓，其曰：「棟聞方伯公（按：指汪楫）在琉球有球陽竹枝詞百首，述其土風海物甚備至，詩歌亦篇帙繁富，惜未經刊刻，抄本流傳，四五十年之間，片詞餘韻，僅在人口。使後來者無所據依，考同異證誣信，以訂疑增闕。究其所歸，非徒一人之片翰零落已也。今先生有《中山傳信錄》及諸名公贈行詩文，皆成帙行世，而詩集久未示人。昨年秋，棟從輦下行笈中請而讀之，使事始末、海程遲速、行人典禮、屬國風俗，皆歷歷如繪。倘剞劂不時，復如吾家方伯公之海東吟稿，僅留家篋，而外間搜採或致有缺也。因力為聳湧，攜歸

<sup>13</sup> 今藏上海圖書館，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刻本。

<sup>14</sup> 今北京國家圖書館尚存《舶中集》一卷，係康熙年二友齋刻本。

<sup>15</sup> 即柳亞子，（1886-1958）原名慰高，字安如，別號亞子，江蘇吳江人。清末發起南社，宣導革命，年二十即以詩文馳名海內。

<sup>16</sup> 見前註12。

開雕，與其刻錄者並行，使後觀風殊域者，皆得攬窺焉。至於使職之重，詩筆之工，有雲川、客山兩先生序在，不復贅。」杜詔號雲川。李果號客山。從此二序及跋文，可以推測，《海舶三集》當於雍正年間方完成編纂，得汪棟促成始刊刻行世。

《海舶三集》內容豐富，尤其是《舶中集》，徐葆光在琉球期間與當地士大夫交流頻仍，促進儒學傳播，記述當地風物人情，皆可做史料觀。詳見下文。

《舶中集》之康熙刻本，曾為《中山傳信錄》之附錄，仍存於世。《中山傳信錄》附錄多為中山國王及士大夫贈冊封使之詩，可見彼時琉球漢文化浸潤已深。其中所稱「舶中集」者，僅「帆海」一首百韻，記自福建啓航至琉球，一路行程所見。此即雍正刻本《奉使琉球詩》中《舶中集》之「舶行七日至琉球從客甌寧翁長祚作帆海千字詩因用其韻載述成篇」，兩相校勘，詩題不同，詩中注文亦多不同。想是原作與雍正年間重新整理結集之區別。

### 趙文楷《石柏山房詩存》九卷

趙文楷（1761-1808），字逸書，號介山，安徽太湖人。幼時家境貧寒，苦讀不懈，嘉慶元年（1796）狀元，授編修。嘉慶五年（1800）充冊封正使出使琉球。後官山西雁平道，卒於任上。今存別集《石柏山房詩存》九卷。<sup>17</sup>

《石柏山房詩存》九卷，咸豐七年（1857）其子趙昀刻於惠潮嘉道署。今存北京國家圖書館等地。其中各卷以遊歷諸地為別，如「於京集」、「楚遊草」、「閩遊草」等，卷五《槎上存稿》為使琉球時所作，曾親自刪定，在世時已經流傳。因卷五之末有湯金釗跋文，內中對《槎上存稿》之流傳頗有敘說，曰：「先生氣體素壯，自海外歸，心往往而悸，言笑異於他日，蓋風波危險，奪人神髓，調養猝難平復也。公子孟然過蘇，出《槎上存稿》一冊見示，金釗受而讀之，清雄曠邁，力摹大家，一種俊偉伉爽之概，恍然侍几席而聽言譚也。先生一大有為之才遭際聖朝，未竟其用，區區以吟詠傳於

<sup>17</sup> 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，咸豐七年（1857）刻本。

後，良可慨已。一鱗一爪，又忍聽其散佚乎？爰亟付之梓而志其梗概於此。嘉慶二十四年（1819）歲在己卯秋九月既望，受業湯金釗拜手謹識於江蘇學使署之崇素堂。」可見《槎上存稿》的單行本首次刊行是在趙文楷去世後十二年，今未見此嘉慶年單行本。而現存別集《石柏山房詩存》九卷本，前有帥承瀛道光九年（1829）之序，序文對趙文楷英年棄世深為悼惜，大約彼時已經將各卷編輯整理妥當，但尚未付梓。據趙文楷之遺腹子趙昀卷末跋文，知書稿僥幸躲過咸豐六年（1856）兵禍，於是咸豐七年（1857）趙昀在任所刊刻傳世，跋文曰：「咸豐丙辰，粵匪蹂躪江鄉，故居被燬，家藏數千卷悉付劫灰。是編獨以前數日攜出，得以無恙，豈非冥漢中有神物護持者哉？今年夏，兒子繼元奉太恭人就養嶺東官署，賚以來，爰略加校正，亟付之梓。……咸豐七年丁巳嘉平月下澣男昀謹識於惠潮嘉道官府之燕喜樓。」今北京國家圖書館所存之咸豐年刊本，保存了嘉慶二十四年（1819）《槎上存稿》單行本的跋文，並又鉤稽數首與琉球有關詩文置於補遺篇中。綜上所述，自嘉慶年首次刊刻《槎上存稿》，至《石柏山房詩存》九卷本面世，共歷近四十年，距趙文楷辭世，忽忽焉五十年。

根據著錄，趙文楷還有《海槎集》一卷，清抄本，今不知所終。

### 李鼎元《師竹齋集》十四卷

李鼎元（1750-1805），字味堂，一字和叔，號墨莊，四川綿州人。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翰林院檢討。與其兄李調元、弟李驥元稱綿州三李。嘉慶五年（1800）以內閣中書充冊封副使，與趙文楷同行。官至兵部主事。據嘉慶《四川通志》卷一八七載，李鼎元著有《使琉球記》六卷<sup>18</sup>和《再遊記》四卷，史料翔實；另有《師竹齋詩集》四十二卷《文集》十六卷，未知是否尚存天壤間。自琉球歸國後自定所做詩文，按年編為《師竹齋集》十四卷，<sup>19</sup>並有語言學著作《球雅》。《使琉球記》類出使日記，《師竹齋集》適可與之對讀。

<sup>18</sup> 現存嘉慶年間師竹齋刻本。後世有多次重印，恕不一一。

<sup>19</sup> 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、北京科學院圖書館、上海圖書館等地，有嘉慶七年（1802）刻本。北



《師竹齋集》十四卷，按年編纂，其中卷十一至十四為使琉球事。正文之前有王昶、法式善、馮培三序。卷十一記己未年（嘉慶四年，1799）事，此年「八月十有九日聞命充冊封使琉球副使」，因賦詩二首，詩中提到與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冊封副使周煌同鄉（「寵命何欣得繼周」），又提到此行正使趙文楷狀元（「同行況值星為福」），心情非常興奮。卷十二記庚申年（1800）事，是年五月初一日登舟，並作「航海詞」。卷十三、十四仍是庚申年事，均為琉球紀事，李鼎元寫作多首組詩，比如「中山雜詩二十首」、「七月二十五有日冊封禮成贈中山王二十韻」、「琉球草木詩二十四首」、「中山土物詩五首」等等，皆耳目所見，可作史料觀。卷十四有「舟中詳訂球雅因題」之章，以詩章闡述編撰《球雅》主旨及方法，「因茲訪通人，日與究音義。毛穎代吾舌，楮墨亦來伺。唇齒分微茫，毫釐辨同異。…爾雅詞不繁，方言師其義。小邦文獻徵，用廣琉球志。」《球雅》今遍查未得，此遺篇可使後人稍窺其門牆。此四卷詩章記使節活動、琉球佛事、物產風俗，娓娓道來，頗資考證，下文另有引述，此處不贅。

### 齊鯤《東瀛百詠》一卷

齊鯤，字澄瀛，號北瀛。福建侯官（今福建福州）人。嘉慶六年（1801）進士，十二年（1807）充冊封琉球國王正使。歸來與副使費錫章合撰《續琉球國志略》，今存嘉慶年間武英殿木活字本。<sup>20</sup>此《東瀛百詠》皆使琉球所作詩章，前有阿林保、張師誠、景敏、王紹蘭、陳觀等人序，後有梁章鉅跋，為嘉慶十三年知友堂刻本，今藏首都圖書館。

《東瀛百詠》有二點最值得注意，一是有關冊封使資料，二是關於琉球音樂歌舞資料。「長風閣五詠」之章中，分別題詠此前清代冊封正使：張學禮、汪楫、海寶、全魁、趙文楷諸人。以詠全魁為例，詩曰：「雲海留題處，經今五十春。曾攜探花客，同作泛槎人（自注：閣東楹題扁曰雲海空青，係從客王夢樓前輩代書）。桃李承新化，簪纓溯舊因。識途逢老馬，不憚問津

京大學圖書館存道光二十五年刻本。

<sup>20</sup> 已收入殷夢霞、賈貴榮、王冠（編）：《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續編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2年）。

頻（自注：先生姪佛住現任祭酒，督教琉球入學官生，嘗為餘言，家有老僕，丙子歲曾隨渡海。）。」王夢樓即王文治，曾為全魁出使從客，其文集今存。從此詩可知全魁親屬及家人與出使琉球曾保持深遠關係。詩集中「中秋夜宴歸口占七絕六首」之章，有齊鯤對琉球士民歌舞表演之評價，亦是彼時當地民間藝術之記載。

### 費錫章《一品集》二卷

費錫章（1752-？），字煥槎，號西壩，又號來庵，浙江歸安（今浙江湖州）人。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舉人。五十五年（1790）充軍機章京。六十年（1795）調戶部主事，嘉慶三年（1798）升戶部員外郎。嘉慶十二年（1807）充任冊封副使偕正使齊鯤前往琉球。翌年回任。官至順天府尹。與正使齊鯤合撰《續琉球國志略》。另有《使黔草》一卷，在琉球日手編詩集《一品集》上下二卷。<sup>21</sup>

《一品集》，今存嘉慶十三年（1808）恩詒堂刊本，前有馮培、張師誠、王紹蘭、慶格、振漫作序，又有阿林保、遊光繹、陳觀、葉紹本、阮元等人題詩，與為齊鯤《東瀛百詠》作序者多同，大約當時二詩集同時刊行，一時佳話。下卷末費氏跋曰：「球陽長夏，重加刪削，並道閩渡海諸什彙為一編，以時省覽。蓋是行奉揚聖德，式播懷柔，漢官威儀，匪是弗稱，故仍汪舊云。昔嘉慶十有三年歲次戊辰，七月既望，西壩費錫章自識於琉球使館之停雲樓。」可見《一品集》在琉球日已經基本編定，刊刻於歸國後。從諸人序言中，知費錫章出使後還曾寫作《治平要略》二十卷並繪《航海諸圖》，張師誠序曰：「君又纂《治平要略》二十卷並繪航海諸圖，定有足補中山傳信之錄與海外使程之記者，博識之士又將爭先觀以為快，又不第茲集之傳已也。」王紹蘭序言中亦提到《治平要略》並航海諸圖「未付剖剝，蓋讀書既富，更事益多，政典邊防，實有心得。可見施行二書流布，吾知雞林賈人爭先快觀，都中之紙貴有日矣。」當時人對二書頗有期待，然未知是否曾經刊行。

<sup>21</sup> 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，嘉慶十三年（1808）初刻本，手寫上版。

### 三、琉球史料較少的冊封使別集

#### 林麟焜《玉巖詩集》

林麟焜，字石來，福建莆田人。康熙九年（1670）進士。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，奉敕為冊封副使，與汪楫正使一同前往琉球。使還，歷戶部主事，四川鄉試副考官，禮部郎中，貴州提學僉事。有《玉巖詩集》、《莆田縣志》等。事跡具《清史列傳》。

《玉巖詩集》，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將之著錄存目書，提要著錄該書為七卷，且曰：「初官中書舍人。時嘗偕檢討汪楫奉使琉球，途中唱酬甚夥。是編凡前集二卷皆初年所作；又星槎草一卷，中山竹枝詞五十首為一卷，皆出使時所作；郊居集一卷，則官提學後家居時作也。自中山竹枝詞以前，皆載士禎評點，竹枝詞後，又以當時同人贈別之作附焉。」今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本僅二卷，康熙年刊本，內中為康熙十四年至十七年（1675-1678）詩作，無琉球詩詠，與《總目》介紹不同。今《玉巖詩集》卷首有王士禎、陳維崧、堯英諸序和林麟焜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自序，王士禎、陳維崧之序均做於林麟焜出使琉球之前，故言不及琉球，似彼時林麟焜已經計劃編輯詩文集。但其自序或專為「中山竹枝詞」所作，自序開篇首言「琉球，東南一島夷也，地孤懸漲海中，無城郭關市之美，桑麻物產之饒……獨其延頸舉踵喁喁向風，悅詩書，樂文雅，無所謂驍健擊鬪攻刺之俗，蓋自漸被我皇上聲教後亦駸駸乎盛矣。康熙癸亥（二十二年，1683）夏六月予奉命渡海三晝夜，即至其國……」，序文所敘全為琉球事，「一時花園苔龕，流連歌詠，或酒酣耳熱，落筆如風雨，為球人好事者從旁掣去，蓋不可勝計矣。……計在琉球日，述琉球事得七言絕句五十首，略倣古竹枝之遺，外有作者別為一集。」可見當日所作，遠超過五十首竹枝詞。雖然現存《玉巖詩集》中無此五十首竹枝詞，但仍能尋找林麟焜「中山竹枝詞」殘存，即幸賴王士禎《池北偶談》<sup>22</sup>有「林舍人使琉球詩」之章，存十六首。又，清鄭方坤《全閩詩話》亦錄《池北偶談》此章，僅文字稍有出入。

<sup>22</sup> 今存康熙刻本。

## 周煌《海東集》二卷《續集》一卷、《海山存稿》二十卷

周煌（1714-1785），字景垣，號海山，一作海珊。四川涪州（今屬重慶涪陵）人。乾隆二年（1737）進士，先後充山東鄉試副考官、會試同考官、雲南鄉試正考官。二十一年（1756）任冊封副使隨正使全魁出使琉球，撰《琉球國志略》十六卷，<sup>23</sup>撰成呈覽，得以在武英殿排印刊行，<sup>24</sup>後世重印翻刻甚多。四十四年（1779）任《四庫全書》總纂官，<sup>25</sup>並擢工部尚書。卒諡文恭。事跡具《清史列傳》卷二十四。

周煌另有《海東集》二卷《續集》一卷，為出使琉球專輯；《海山存稿》二十卷，其中卷十一為「奉使琉球紀」，共一百二十九首，記出使琉球見聞。《海東集》二卷《續集》一卷，係周煌手自編定，《續集》有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）錢塘陳兆崙序，漱潤堂自刻刊行，卷末有門人金潭馮秉忠書寫字樣，似為馮氏手寫上版。《海山存稿》二十卷係晚年自編詩文集，其子興岱葆素堂刊刻。《海山存稿》首有陳兆崙序，標題為「陳星齋先生舊題使琉球詩序」，其中文字與《續集》乾隆三十四年陳兆崙之序完全相同，僅標題有別，<sup>26</sup>亦說明《海山存稿》之刊刻的確晚出。關於出使琉球之內容，二者有一定重復，但又不相同。大致言之，《海東集》卷上為「中山賦」，卷下為在琉球時詩篇；《續集》中一部分為接受敕命後從京城到福建路途聞見，比如在西湖全魁抽籤占卜事，另一部分為在琉球見聞；《海山存稿》卷十一是《海東集》卷下和《海東續集》之綜合，彼此雖有重合，但詳略不同，註釋文字亦有小別。

## 林鴻年《松風仙館詩草》一卷

林鴻年（1805-1886），字勿村，侯官（今福建福州）人，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恩科狀元。授修撰，出任山東鄉試副主考官。歷充國史館協修、文

<sup>23</sup> 今存乾隆二十四年漱潤堂刻本，收入《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》。

<sup>24</sup> 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之一，今存。

<sup>25</sup> 按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首「辦理四庫全書在事諸臣職名」，周煌係總閱官。

<sup>26</sup> 《海東續集》此序僅以「序」為標題。

淵閣校理、方略館纂修、雲南按察使、布政使、雲南巡撫等職。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任冊封琉球國之正使，與副使高人鑒合著《福建往琉球針路》，載於趙新《續琉球國志略》。著有《松風仙館詩草》。《松風仙館詩草》今北京國家圖書館存光緒刊本，內中詩文為滇黔見聞，不及琉球。

### 趙新《還硯齋全集》九種

趙新字又銘，號古彝，侯官（今福建福州）人。咸豐二年（1852）進士。歷任陝西督糧道，同治元年（1862）充廣西鄉試副考官。同治五年（1866）任冊封正使出使琉球。著有《續琉球國志略》，<sup>27</sup>卒後其子輯其遺作為《還硯齋全集》九種，今存光緒年刻本，北京國家圖書館有收藏。

《還硯齋全集》九種，前有譚鈞培、衛榮光、沈秉成、許振禱序，其中許振禱序作於光緒十三年（1887），知其刊行當於此年。和以前諸使臣相比，趙新所作有關琉球詩歌甚少。

綜觀冊封使別集，可以感受到，奉節出使琉球，是冊封使本人及其親友中一重大事件，諸別集序言都格外強調別集作者出使琉球之詩文在別集中特殊意義。既因為當時與國外交流並不普遍，也因為前往琉球的確存在生命危險，《石柏山房詩存》卷五有「遊擊將軍陳瑞芳卒於琉球以詩挽之」之章，從詩句看，遊擊將軍陳瑞芳與趙文楷同船前來，如今獨自葬身異邦，豈不是分外淒涼；該卷末有嘉慶二十四年（1819）付梓跋文，言趙文楷出使歸來健康大受損傷。出使琉球及返國後種種著述，使這些使節先後聲氣相通，甚至彼此親屬亦因此結成友誼，比如汪棟為徐葆光文集作跋。他們出使琉球，不僅僅簡單奉救命懷柔遠夷，也有個人豪邁情懷拓展見聞之意願，所以他們在經歷與狂風巨浪搏鬥，在異域風情中採風勘察後，或多或少，還創作既熱情又紀實詩文多篇，為今天多角度研究琉球留下可貴資料。

---

<sup>27</sup> 今存光緒八年刻本，已收入《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》。

## 參、冊封使別集中所見中國文化對琉球之影響舉隅

### 一、儒學

中土文化對琉球影響巨大，琉球頗有向儒之風，曾經選派子弟到國子監學習，現存有王士禎《琉球入太學始末》、潘相《琉球入學見聞錄》二書，還有琉球學生在國子監學習期間所作古今體詩《琉球詩錄》。<sup>28</sup>王士禎《琉球入太學始末》特別追記了明代洪武、永樂、宣德、嘉靖年間琉球王子及陪臣子弟歷次赴京入國子監讀書之事。汪楫離開琉球前夕，國王尙貞表示要世守忠誠，爲此請求派人到太學讀書，汪楫回京轉奏尙貞的請求，得到康熙帝的批准，二十七年（1688）琉球三名官生到北京，進入國子監讀書，清朝配備專門教師，琉球學生得到優厚的待遇。從此成爲慣例，使節回國，多應琉球國王請求，代爲奏請派遣留學生，因而不時有琉球學生到來。太學裏教員精心指導，學生用心鑽研，相處甚爲和洽。乾隆中教席潘相在《送鄭紹衣、蔡汝顯歸國》七律云：「客程此日辭天北，吾道從今渡海南。」他期盼從此儒學思想將在琉球傳播。使臣之所以致力招徠留學生，亦爲達到聲教遠被之實效。這些學生回到琉球，自然而然成爲儒學思想的傳播者。

《玉巖詩集》雖然未存「中山竹枝詞」，僅因《池北偶談》可得十六首，尙見其中描繪琉球向學之情景栩栩如生，其曰：「廟門斜映虹橋路，海島高巢古柏枝。自是島夷知向學，三間瓦屋祀宣尼。」又曰：「譯章曾經荂都夷，槃木白狼歸漢時。何似島王懷盛德，工歌三拜鹿鳴詩。」詩章說明琉球崇尚儒學經典，是琉球接受儒學之見證。

徐葆光《海舶三集》內容豐富。在琉球期間，他與曾經在北京國子監留學，歸國後成爲當地重要官員的學者，有密切往來，詩集中可以見到多處相關記載。比如「舶中集」有詩「贈梁秀才」，詩題下小字注曰：「名鼎，字廷器。曾渡海至閩遊學。」又有「贈阮大夫維新」，詩題下小字注曰：「字

<sup>28</sup> 《琉球入學見聞錄》見於《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》，《琉球入太學始末》和《琉球詩錄》見於《續編》。

大受，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入國讀書。」詩中曰：「歸來應著東華錄，貴後仍稱太學生。」可見對曾在國子監學習過的琉球官員有深遠期望。與徐葆光相熟的琉球官員還有蔡溫、<sup>29</sup>程順則。程順則曾為貢使赴京，工詩，有《燕台集》。徐葆光與之在朝中已有交往，所以贈詩中曰：「海外初逢有故情，當年職貢日邊行。」有數首詩贈蔡溫，其中一首提到與蔡溫討論《山海經》、《水經注》：「山經周八表，水注見中原。好作枕頭秘，中郎共討論。」詩末小字注：「以《水經注》、《山海經》贈之，中郎為蔡大夫溫。」<sup>30</sup>以「中郎」稱呼蔡溫，充分表達徐葆光對其敬重。

特別能夠說明儒學在當地傳播，還有徐葆光撰文二篇，一為「書手摹石臺孝經後贈中山王」，一為「琉球學碑銘」。「書手摹石臺孝經後贈中山王」中曰：「古人出使，賦詩贈言以相親厚禮也，同使之臣即斐乎其有作矣，余忝介列，詞又無文。伏思我皇孝治此邦，共守百家奧說，義總在經。篋中適有石臺八分墨拓，遂摹一通為屏幃，以奉王左右朝夕觀覽，以守至治，此使臣之志也。」石臺孝經係唐明皇集諸家注釋，手書八分建碑石臺，碑至清代尚存。

琉球立學，與往年到國子監留學官員有密切關係，上述之詩已經表明，這些留學生回國後成為中山國重臣及當地知名學者，而且他們借助冊封使到來，促進教育，積極傳播儒學思想。據徐葆光「琉球學碑銘」，知琉球設學在順治末年康熙之初，汪楫、林麟焜曾有《中山孔廟記》，可見彼時已經興儒學。到琉球，徐葆光見到程順則之碑記，知其建廟實成於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），至徐葆光出使，明倫堂已初具規模。徐葆光記其祭祀典禮之盛況曰：「八月上丁釋典之辰，公卿人士咸執帛爵，舉國欣欣以就典禮。齋宿為三，鼎俎有實，品列上下，有度有文。遠人環觀者，皆翕然稱之。大夫又以啟聖祠、明倫堂、儒學三大榜來乞書，余矍然知中山之能尊我孔子也。」今琉球島上尚存徐葆光手澤。李鼎元登陸那霸翌日，首先拜謁位於久米村的先

<sup>29</sup> 蔡溫曾著有《中山世譜》，乃中山國一部重要國史，漢文寫就，並附輿圖，其抄本影印於《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續編》中。北京大學圖書館今存蔡溫《要務彙編》一書，康熙刻本。

<sup>30</sup> 《船中集·訪向鳳彩儀保村》。

師孔子廟，《使琉球記》中記此孔廟創始於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，廟中有汪楫、林麟焜二人所撰碑記。<sup>31</sup>儒學之建立、發展，係琉球留學明清國子監後歸國的官員創始，又有歷任冊封使積極扶持，曾在此學習的程順則、蔡溫，後來對中山國政治改革、文化趨向起到重大作用，近年多有著述專門研究，<sup>32</sup>可以參閱。

## 二、佛教

中山國本來大約崇敬海神，有媽祖廟，過海要敬奉海神，即使是冊封使亦同樣，現有詩文為證。如郭汝霖往返航程均遇風浪，疾呼海神「天妃」求救。平安歸國後，專門上疏請賜祭以報神功，奏疏今存《石泉山房文集》卷七。崇拜海神，屬自然崇拜。而佛教信仰，與亞洲地域影響分不開。中山國佛教傳播似更富中原色彩，不僅有來自中原的僧侶，亦隨之帶來中原文化，且冊封使多與僧侶有密切往來，詩歌唱和。

汪楫《觀海集》有「過善興禪院」一首：「曲徑叢陰合，尋常屨滿門（國俗皆脫屨入戶）。架簾分樹影，鑿水護雲根。棋局當庭設，茶鐺近客喧。蘭閣僧不解，相對總忘言。」前引徐用錫刊書跋語稱「先生所許可之詩，僧宗實年幾七十尚頌，先生之篇章不去口」，說明汪楫與僧人交往情誼頗深。

汪楫之後三十餘年出使琉球的徐葆光，亦見到僧宗實，有詩「贈際外和尚」，該詩小序曰：「舊名宗實，前使汪檢討記錄中山三詩僧：瘦梅、不羈、宗實，今惟宗實存，年六十九，改今名。」詩中寫道：「海外三僧海內傳，瘦梅化去不羈仙。山中禪老惟師在，數臘春來七十年。」若此年宗實已經六十九，那麼前述徐用錫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作跋時宗實當已八十高齡。

<sup>31</sup> 關於久米村建立儒學事，還可參見上里賢一：〈琉球對儒學的受容〉，《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》第3卷第1期（2006年6月），頁3-25。

<sup>32</sup> 例如日本豐見山和行、高良倉吉《琉球·沖繩と海上の道》，吉川弘文館，2005年。



趙文楷《石柏山房詩存》卷五有「長沙僧寄塵以詩投贈和韻四首」，其二曰：「妙畫通靈溢顧廚，新詩戛戛探驪珠（原注：寄塵善畫能詩）。煙雲胸已忘湘曲，金石聲猶徹海隅。太白舊傳開士句，杜陵原是讚公徒（原注：寄塵為墨莊同行者）。從今領取滄溟闊，不數君山萬頃湖。」君山，在湖南洞庭湖中。寄塵來自湖南，詩中數次提及。趙文楷詩中還有「奧山龍渡寺」、「波上寺觀海用前使周海山先生韻」、「游東禪寺」、「東禪寺見王夢樓前輩壁間題句有懷其人（丙子冊封正使全穆齋前輩請先生為從客）」等等。可見琉球島上不止一座佛寺，佛教傳播大約已普遍。王夢樓，即王文治，清代詩人、書法家，今存《夢樓詩集》。

李鼎元《師竹齋集》中亦有與僧寄塵的和詩「和寄塵竹枝詞十首並序附元唱」，由於「附元唱」，今天仍可一睹這位原籍湖南的遊僧在琉球留下的文字。特別是這位寄塵僧人突然逝去，令李鼎元很難過，《師竹齋集》卷十四有「哭寄塵」之章，係李鼎元剛剛返國將到浙江時聞此噩耗所作，詩中曰：「能吟五七言，頗怪禪語淺。潑墨以指頭，百紙一時葢。」從此亦可看到僧人寄塵在琉球曾肆意詩畫，展示中華文化魅力。

### 三、紙與刻書

琉球有各種海產，《師竹齋集》等別集中有生動描述，人民生活簡單自然，手工業並不發達，服飾似不複雜，詩文中常見有球刀、紙扇之屬。然當地紙製品質量堪優，且有印刷業。

徐葆光《奉使琉球詩》卷二有「球紙」一首，曰：「流求繭紙扶桑蠶，十華搗就藏龍龕。一縑一紙購不得，島客求書致滿函。冷金入手白於練，側理海濤凝一片。昆刀裁截徑尺方，疊雪千層無幕面。我毫弱似癡凍蠅，寒光耀腕愁凌冰。卷疊空箱加什襲，攜歸到剡誇溪籐。十載京師了書債，廨牆寺壁都遭疥。高麗繭紙稱最精，年年貢自朝鮮界。方幅雖寬質此同，兩邦職貢皆海東。叩竹蒟醬一水通，望洋浩浩歌皇風。」

趙文楷《石柏山房詩存》卷五題「槎上存稿」，中有「中山王贈東洋紙」一首，曰：「春蚓秋蛇若屈盤，雲箋惠我勝流紈。興來自作襄陽體，染得煙雲在筆端。」

李鼎元《師竹齋集》卷十四有「中山土物詩」五首，其詠紙之章曰：「東洋地少竹，半以繭爲紙。小或四寸餘，大惟二尺止。捶法來朝鮮，花樣出倭布。鎮密玉版如，細膩雪膚似。土人知重書，滿案白雲委。視墨光閃眸，柔筆潤生指。澄心莫爲儔，絹素實堪比。矜持作楷字，腕斷未忍起。藩王致珍重，持贈等羅綺。月印侵高樓，霜華積包匭。十萬金已辭，歸裝曷載此。愛此潔淨姿，寫我心如水。」

以上列舉三首詩，說明當時冊封使所見到琉球當地使用紙張，工藝傳自朝鮮或日本，原料中大約多含蠶繭，質量甚高，可以之爲禮物贈送友人。

冊封使別集中記琉球以紙製扇、紙鳶之詩章甚多，茲不一一。費錫章《一品集》卷下還提到以紙製帳，卷下有「蚊」之章，曰：「薨飛擾晝夜，紙帳製渾成（自注：球人多以紙製帳避蚊，有遮一室者）。」以紙製帳，一來說明當地棉織品稀缺，數人詩文中都提到當地百姓以蕉布爲衣，二來說明紙質優良。

琉球何時能夠刻書？工藝若何？著名印刷史專家張秀民、錢存訓先生根據潘相《琉球入學見聞錄》<sup>33</sup>和《琉球國志略》、《續琉球國志略》諸書，認爲明代正德年間琉球國王已經命人印刷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以及訓詁、理學等中國典籍，爲便誦習，若干種書在漢字之旁印有讀音標示，<sup>34</sup>奉使琉球的使臣曾攜帶刻版匠人前往。這種狀況在徐葆光《奉使琉球詩》中得到印證，其「贈中山向公子鳳彩」三首之二，意在說明做詩方法，詩中提到元僧實存《白雲集》<sup>35</sup>在琉球的刊刻：「茲土既少書，天教屏淫哇。元僧白雲集，清圓

<sup>33</sup> 《琉球入學見聞錄》見於《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彙編》。

<sup>34</sup> 參見錢存訓《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》第九章「紙與印刷術的東漸和南傳」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。

<sup>35</sup> 北京國家圖書館存該書康熙刻本。

妙無加。鋟版注國字，乃莫置齒牙。只此一編足，專業可成家。不見刀圭餌，脫骨凌雲霞。」末句後加注曰：「國有板刻元僧實存白雲集，旁注本國鈎挑讀法。清圓二字是其詩訣。」今見和刻漢籍，即有漢字旁以假名注音者，與此琉球刻本相近。不知此本《白雲集》如今是否尚存？趙新《還硯齋詩略》中也提到數位琉球官員學者文集刊刻傳世情形，見其「周曾程蔡並錚錚，風雅於今有繼聲」一句之註文，文長恕不覆錄。何以造紙與印刷技術在琉球應用較為廣泛？大抵說明儒學在當地漸次興盛，使造紙刊書工藝隨之由中國大陸及周邊國家傳播過來。

## 肆、結語

本文所舉琉球國儒學、佛教、紙與印刷三事，與中華文化關係最為密切，亦與書籍交流最為密切。這一交流的前提，是對文化的認同，對文化傳播的積極促進。這兩方面，中山王國和明清冊封使臣，都有甚高積極性，中山王國對於請求冊封之重視，充分表達了對儒學禮儀的尊崇，而冊封使臣在琉球當地停留期間，對當地文明與文化發展的推動作用顯而易見。當然，異域地理民俗開拓了冊封使臣對世界的認識，他們汲汲於考察、調查，歸國後不僅有《中山傳信錄》（徐葆光）、《續琉球國志略》（齊鯤、費錫章）等史地著作，還有《琉球譯》、《球雅》等語言學著作，大大豐富了漢文典籍內容。如今，沖繩島上仍存徐葆光、趙文楷、王文治等人的手跡，見證數百年的文化交流。

以上通過介紹部分冊封使尚存別集，以及別集中有關琉球記載，希望從另一個角度揭示漢文化在琉球之浸潤，也有開拓琉球研究資料之意。由於時間關係，有些以往研究者已經關注過的資料，此次未全部予以徵引。本來應該與冊封使所有歸國報告進行綜合考察，才能使研究更具完整性，然匆忽之間難以全查，故以「舉隅」稱之。尚望讀者諒解。